

<<枣树的故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枣树的故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8867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8861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叶兆言

页数：25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枣树的故事>>

内容概要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

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

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

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

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

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<<枣树的故事>>

作者简介

<<枣树的故事>>

书籍目录

状元境枣树的故事陈小民的目光捕捉心跳马文的战争

<<枣树的故事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状元境这地方脏得很。

小小的一条街，鹅卵石铺的路面，黏糊糊的，总是透着湿气。

天刚破亮。

刷马子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挑水的汉子担着水桶，在细长的街上乱晃。

极风流地走过，常有风骚的女人追在后面，骂、闹，整桶的井水便泼在路上。

各式各样的污水随时破门而出。

是地方就有人冲墙根撒尿，小孩子在气味最重的地方，画了不少乌龟一般的符号。

状元境南去几十步，是著名的夫子庙。

夫子庙，不知多少文人骚客牵肠挂肚。

南京的破街小巷多的是。

在老派人的眼皮里，惟有这紧挨着繁华之地，才配有六朝的金粉和烟水气。

破归破，正宗的南京货。

到了辛亥革命前夕，秦淮河附近早没了旧时的繁华，河水开始发臭，清风过处，异味扑鼻。

大清朝气数既尽，桨声灯影依旧，秦淮河画舫里的嫖客中，多了不花钱的光棍，多了新式旧式的军官，多了没有名的名士。

有一阵子，一位怜爱美人的英雄，常常立在文德桥上，眼见着桥下花船来去，一个个油头粉面，一阵阵谑浪笑语，满心里不是滋味。

这天红日将西，英雄站在文德桥上，时间久了，只觉得隐隐地有些腰痛，暗暗将手扶在栏杆上，目不转睛地注视桥下。

一只画舫正歇在阴影处。

那花船不大，就一个舱，舱中间一张方桌，罩着乌油油的白布。

英雄站在桥上。

舱里的情形看不真切，却知道那桌子后面，便是一张下流的木床。

船上的人此刻都在船头，一胖一瘦两个男人并排躺在藤椅上，胖的一头歪在那里似乎已经睡着，瘦的也是一副疲倦相，两眼呆呆地望着天，手里玩着自己的一截辫子。

两个姑娘一站一坐，都是十八九岁光景，悠悠地吃着瓜子。

站着的姑娘胸脯极高，身体微扭着，宽大的青竹布大褂里面，叫人想着每一块肉都是活的，都在动。

她一边极有力地把瓜子壳往秦淮河里吐，一边和同伴谈着笑着骂着，一边懒洋洋地用眼梢扫桥上的英雄。

那花船慢慢地朝东移过去，慢慢地没了影儿。

英雄慢慢走下桥来。

日落前的夫子庙，正人多热闹。

英雄满腹心事地在人群中走着，众人不看他，他也不看众人。

眼见着进了状元境东口，英雄的步子不由得放得更慢。

一阵悠悠的二胡声，从沿街的一家茶炉子里传出来，那声音幽长哀怨，英雄的满腹心事让它一撩拨，竟有些不能自持，停住脚洗耳静听，眼珠子到处转着去找那个拉二胡的人。

这二胡声英雄已经熟悉，每次路过时，都忍不住要听上一会儿，但是这么如痴如狂，却是头一次。

状元境西头有一家货栈。

表面上卖木料，兼做棺材生意，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一个秘密据点，南来北往的军火常常贮存在这儿。

英雄正是这家货栈的主人，是个头儿。

几个伙计也是同盟会会员，三天前，一个伙计配制土造炸药，不慎弄炸了一枚，虽然不曾伤着人，但怕引起清朝巡警的注意，全货栈的人白天都不敢留在家里。

紧连着两天平安无事，大家的胆子也大了。

第三天一切正常。

<<枣树的故事>>

吃了中饭，英雄依然上街闲逛。

两个伙计到钓鱼台会朋友。

那英雄听着二胡，两个去钓鱼台会朋友的伙计也进了状元境。

见，英雄正在雅兴头上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径直奔货栈。

英雄和他们打了个招呼，心里想跟着一起走，腿却让那二胡声吸引着迈不出步。

这时候只听见二胡的旋律一转，忽然激昂起来，仿佛荒凉古战场上的一声马嘶，又仿佛酷暑天里一阵疾风暴雨。

那边两个伙计已到货栈门口，走在前面的刚跨进门，便被几个人冲上来抱住，后面的这个吃了一惊，正好身上揣着枚炸弹，掏出来捡人多的地方就扔。

那炸弹的杀伤力并不大，被抱住的那个伙计受了点伤，却趁势抱过一支枪来，冲着巡警噼里啪啦地乱打。

等英雄在这边清醒过来，随着看热闹的人群涌过去，两伙计已经一死一伤。

那伤的躺在地上叫两个又黑又壮的汉子压住，痛得一声声骂娘，不住地转过脸来吐唾沫。

英雄挤在人群里，恨自己身上没有枪，牙咬得格格直响，捏了满满的一拳头汗。

巡警一个个庆幸自己还活着，兴冲冲地找了辆马车来，把一死一伤的战果装了走。

留下几个巡警依然守着货栈，一边轰那些看热闹的人赶快散开。

英雄随着那些眉飞色舞的看客，退潮一般地向状元境东头退过去，耳听着一些不着边际的怪论，止不住一阵阵的悲痛。

天不知不觉地黑了。

沿街的门如一张张裂开的嘴，把看客们一个一个地叼了进去。

又到了状元境的东口，英雄觉得人越来越少，不免有了种孤单的感觉。

隐隐约约地望过去，巷口仿佛有几个人正站在那里说话，手里端的大约是枪。

干巡警的绝不会都是傻子，只要守在这巷口把来人盘问几句，一听那英雄的浙江口音，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抓起来。

英雄想自己没必要去送死，脚下的步子不禁由快而慢，由慢转停，甚至退了几步。

货栈回不去，进不得，退又不得，孤单的感觉变成了虎落平阳的感叹。

正走投无路，却听见身边的茶炉子里，二胡依然叽叽嘎嘎地拉个不停。

附近发生的一切对它好像毫无影响。

这是一首常听得见的二胡曲目。

英雄听了，身不由主地竖起头来找月亮。

寻思了一会儿，才记起不是有月亮的日子。

满天的星星已经亮起来，衬着一块暗暗的红云。

二胡声幽幽不断，英雄猛想起自己早存着和拉二胡的结识一下的念头，顺手推开虚掩的门，进了茶炉子铺。

这个拉二胡的姓张，自小就没了父亲。

他妈是状元境里有名的辣货，虽然只有一个儿子，却是有了十个儿子的威风。

男人连儿子的名字都来不及取就去了，她便懒得给儿子找个正式的名字，高兴时心肝宝贝地乱叫，发起火来，一口一个“婊子养的”。

状元境的男男女女都见她头疼。

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做寡妇的自己不怕，别人便怕。

儿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早过了娶亲年龄，没人乐意把女儿送来做媳妇，娘不急，儿子也不敢急。

这儿子念私塾时取过一个正经名字。

书不念了，那正经过的名字便没人叫。

他从小就和音乐有些缘。

两岁多一点时，有一次跑不见了，寻来寻去，临了在一个卖艺的摊子前抓到他。

他没有正经和什么人学过，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无师自通，胡琴琵琶，笛箫笙竽，十八般乐器，样样都会，样样不精，其中玩得最好的是二胡。

<<枣树的故事>>

状元境的男女老幼都知道他会拉二胡，因为他姓张，都叫他张二胡。

那英雄在张二胡家平平安安地躲了一夜，臭虫咬了一身疙瘩，不自在了好几天。没几年却发迹做了个什么司令。

那时南京已经光复，清朝成了民国。

司令部设在秦淮河边的一个尼姑庵里。

门口成天木桩似的竖着两排大兵，司令出门回府，里里外外一片的吆喝。

公务之外，司令的精力使用在美人身上。

当年南京的头面人物、商会的财神、翰林出身的耆儒、老名士、风流教主，有的慷慨送银子，有的作诗填词捧场，有的牵引着往风流的场所跑，游画舫，逛青楼，南京凡是略有些名声的香巢，不多久就让英雄司令访了个遍。

英雄做了两年司令，讨了三房姨太太。

其中二姨太最标致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女人该大的她都大，女人该小的她都小。

二姨太姓沈，人都称沈姨太。

沈姨太在家排行第三，熟悉的人便叫她三姐。

这三姐也是个英雄脾气，跟玩似的养了个儿子，。

没有显出老来，反而更精神，更标致。

司令花天酒地，沈姨太也不生气。

有时暗暗地替男人们打抱不平。

司令的女人太多，司令部的男人太多。

不平则鸣，沈姨太叫喊不出。

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她抽不出刀来，只能偷偷地觉得，司令的女人和司令部的男人，太窝囊废。

沈姨太忽然想到了要学琵琶。

别的姨太太嗤之以鼻，正经的姨太太，不是堂子里接客的女人。

于是司令想到了张二胡。

于是张二胡成了沈姨太的老师。

沈姨太并不用心地学琵琶，她比当年的英雄更喜欢听二胡。

司令部又多了个男人，多了整日不肯安静的二胡声。

一些风雅的座上客，难免极懂行地夸张二胡的绝技，顺带盛赞司令和姨太太的趣味，有位当过榜眼的老翰林，酒席之上，常常停杯举箸，把个秃脑袋随着张二胡拉弓的手，摆来甩去。

司令酒兴头上，不免把他和张二胡的奇遇，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，大有好汉羞提当年之勇的意思。

“福人自有天相。

司令逢凶化吉，也是命中注定。

要不，众位好汉一一落难，惟有司令平步青云，贵不可言！”老翰林捡了块海参在嘴里，嚼了半天，想通似的说道。

“那是，那是，命。

命。

”下首一桌围着群大大小小的军官，扯着嗓子叫道，只管喝酒。

紧接着又是一番类似的恭维。

司令听多了，也不领情。

毕竟是拎着脑袋干的，单说一个命字，太屈才。

老翰林年老眼花，酒喝多了，头却不昏。

话锋一转，说是唐朝有位将军，生来有个异秉，指挥着千军万马，临阵只要听手下的一个美人唱段曲子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

又说明朝有一位大将军，一听某某某的琵琶，脑筋陡然地好起来，顿时英雄无比，气吞万里之势和猛虎一般。

怪才怪才，人无怪才不才。

堂堂司令好听二胡，原来也和上述两位将军一样，似怪而不怪。

<<枣树的故事>>

惟有怪，方显出英雄本色。

这司令被搔到痒处，立刻有了酒意，晕乎乎的，心想日后对张二胡一定要有所器重。

当年若是没有张二胡，他司令没准真没有今天。

今天没有了张二胡，他司令说不定就会没有了将来。

酒宴散了，司令只恨一时没有仗打。

张二胡有了司令的照应，运气仿佛断了线的风筝，高飘到了不知所以。

司令部里有他的单间，大门口进进出出，他一个穿长衫拉二胡的，那些木桩似的大兵见了，乖乖地敬礼，那些高攀的名流，乖乖地鞠躬。

他也不还礼，长衫在大门槛上扫来掸去，进出就像在自己家里。

别人眼里有他，他眼里没有别人。

沈姨太起先每天和张二胡学两个小时琵琶，她那琵琶可值一个大价钱，然而不多久偏要改学二胡

。学二胡更不像有长性的样子，勉强强拉成了点调子，名贵的二胡倒换了好几把，张二胡这把二胡拉到那把二胡，有吃有喝，又有银子花。

他娘有时寻到司令部来，门口站岗的不让她进，张二胡也赖着不肯出去，他娘远远地急得直跺脚。

<<枣树的故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